■岁月凝香

故乡的河水

■包广杰

老家的人把端午节称为“五月当午”或“当午节”。过端午节那天，家家户户都要弄些好吃的庆祝一下。儿时的乡村，物质生活是贫乏的，所以，对于为数不多能够有好吃的几个节日，我们还是很期待的。说是好吃的，其实端午节这天吃得也很简单，无非是煮鸡蛋和煮大蒜，偶尔才有炸油膜、炸菜角之类的食物。鸡蛋是平平常常的东西，但在“鸡蛋换钱，两不找钱”的贫穷年代，乡亲们是舍不得吃的。大蒜是新收获下来的，既新鲜可口，又能充饥败毒，炸油膜、炸菜角也算是奢侈品了。至于吃粽子，几乎不可能，平原地带不产大米，所以小时候基本不知道粽子是何物，只有在一些红白宴席上，才能与八九个人一桌吃上一盘香甜的八宝饭，就这已经让人回味无穷了。

除了吃的，很多人家都有缝制香袋和香囊的习俗。人们把色彩斑斓、装着香料的布袋子悬挂在床头、堂屋供桌的桌腿上，驱虫辟邪，消灾佑福。有的人家还给小孩子脖子上挂一个心形的香囊，给小闺女脚脖、手腕上戴一圈五彩绳子，大人们图的是给孩子们带来吉祥，在我们孩子们眼里，戴五彩绳的小女孩是很娇气、很好看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几个男孩子为此曾经“黯然神伤”，怨妈妈没有把我们生成女孩子。

然而，端午节我最难忘的，还是到河里洗澡和取水的情景。

村子的南边临着河，河水哗啦啦地向东流着，昼夜不息，端午节早上，村民们有到河里取水煮饭的风俗。天刚蒙蒙亮，去河边的路上已经是人影幢幢了。大人们掂着大桶，小孩子掂着小桶，有的拿着锅，有的孩子还顶着洗脸盆，边走边敲，惹得谁家的大黄狗一阵狂叫，也惹得家长们的斥责和其他人的大笑。到了河边，先是净手、洗脸，男人还会跳到河里，游到河中间洗个澡，平常爱光着脊梁的男孩子，这时候可以光明正大地在河里玩个够。

妇女们这天就用取回来的河水做饭，煮鸡蛋和大蒜，乡亲们见面都要互相问一句，到河里掂水了吗，谁家要是这天没有去河里取水，感觉一整天都会有些神情低落，因为乡亲们公认的，河里的水是可以败毒的，可以消灾避难的。村子里有一对“五保户”，岁数很大了，又没有孩子，平常都是邻居和远房侄子们帮忙打水。有一年端午节，我和父亲从河边掂水回来途中，路过他们家门口。父亲推开他们破旧的院门，看到水缸还是空的，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大桶水倒了进去，我也跟着把自己掂的水倒了进去，直到他们的水缸添满，我们才往自己家里掂水。

那年的端午节，我们家的早饭，比平常晚了许久，但我觉得特别好吃。

如今我已经离开家乡，并在这个城市生活了30年，这是一个临着河的北方水城，环境优美宜人，人们生活富足，端午节还有龙舟大赛，但我还是非常怀念儿时故乡的“当午节”……

■流金岁月

那个难忘的端午节

■邢德安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端午节，小麦已经成熟。农谚说：“芒种一半茬。”果然如此。早在头一天下午收工的时候生产队长就说：“明天是端午节，大家早上好好过节，把镰磨好，吃罢饭开始割麦子。”

庄稼人盼的是五月里忙，眼看着喜人的麦子丰收在望，掩饰不住的喜悦写在每个人的脸上。人们纷纷摩拳擦掌，准备一显身手，大干一场。

这一天的早饭做得格外丰盛，因为是节日，母亲不但烙了油馍，煮了蒜、鸡蛋和粽子，又加了荆芥小葱拌黄瓜和金针菇两个凉拌菜，色香味俱全，令我食欲大开。不由分说，先是剥了一个鸡蛋塞进嘴里，而后我又欲拿馍端汤。就在这时，生产队的钟声却急促地响了起来。只听生产队长大声喊道：“各位社员群众请注意，县气象站通知，特大暴风马上就要来临，大家马上拿起棍子下地压麦子。”闻听此言，我马上抓起一条扁担和父母一起急速往外走去。

麦子的全生育期长，成熟后要及时收割，过期便会有籽粒脱落的现象。若此时遇上大风，将会造成巨大损失，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地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那时，还没有联合收割机，全靠人工收割，在这种情况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棍子把麦子压倒，减少摩擦，把灾害降到最低。社员们一刻也不消停，一棍接一棍、一片接一片地把矗立着的麦子压倒在地上。

已经成熟的麦子本该挺直腰杆接受人们的赞美、夸奖，感受无限荣耀的，却因为意外原因不得已倒在地上，犹如昔日那些捐躯疆场的英雄们，他们为了一个信念默默地去了，甚至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他们委屈吗？不！他们在无言中实现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他们所做的一切人们不会忘记。这麦子若有灵性，也会为一时的屈蹲而释怀吧？

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忙碌，二百多亩麦子终于镇压完毕，狂风也如约而至，村里碗口粗的树枝都被大风扭断了。这时，人们才慌忙跑回家中吃早饭，那个端午节，真是过得很不平凡呀。

■诗风词韵

酹江月·悼屈原

■殷秀花

榴花照眼，把《离骚》细读，几番悲叹。屈子强国施美政，却被佞臣仇怨。逐放江南，九歌天问，抚腕君难唤。忠魂耿耿，赖谁优劣澄辨？

本可远走他方，忧国心切，沉水明宏愿。遗著辞章悬日月，光耀千秋华灿。百代诗人，古今贤圣，无不由衷赞。节分端午，念思香火弥漫。

祭屈原

■李　玲

历史长河两千年，再逢端阳祭屈原。
忠肝义胆耀古今，华章奇彩立峰巅。
离骚天问可招魂？粽香艾蒿曾慰贤？
丰碑高耸世仰望，明月清流在人间。

■儿女情长

父亲的铅笔画

■郑曾洋

周末，照例回老家陪伴父母。同往常一样，我除了做一些家务之外，就是陪他们唠嗑。这个时候，父亲总是显得特别健谈，古往今来，天南海北，邻里家常，无所不谈，而且一说起来就笑容满面，特别开心。

这次不知怎么谈到了唐伯虎，说到唐伯虎实际上从来不画虎，只画山水花鸟和仕女。父亲突然站起身来，从里屋拿出一个本子递给我，说：“你看，这是我没事时照着唐伯虎的画画的。”我知道父亲爱画画，记得小时候我家里屋的墙上，父亲曾经在上面用毛笔画了两只老虎，一只上山虎，一只下山虎，用形象生动、栩栩如生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也不为过。受父亲的影响，我也从小就喜欢画画。学生时代，因为画画得还可以，常常为班级黑板报画刊头和插图，当老师后，偶尔碰上课堂教学需要，兴致一来，就在黑板上随手画上几笔，常赢得学生的掌声和崇拜的眼神。但跟父亲一样，我也只是喜欢画，从没受过什么专业指导和培训，所以只是野路子。我以为父亲一个农民而已，画画也就是随便画画，从不知道父亲临摹过名家的画。所以我从父亲手里接过本子，嘴角带着礼貌性的笑意，轻轻地翻开。

翻开本子，我嘴角的笑意一下子就变成了吃惊：这是父亲画的？清溪松荫图、春山伴侣图、函关雪霁图、山路松声图、震泽烟树图、小桥流水图，还有花鸟图、仕女图……虽然只是用铅笔画的，但山水画山势雄峻，笔法劲健；仕女画线条劲细，姿态万方；花鸟画墨韵明净，格调秀逸。我上师范的时候，对美术情有独钟，对唐伯虎这样的才子画家作品青睐有加。他的山水画大多表现雄伟险峻的重山复岭，楼阁溪桥、四时朝暮的江山胜景，亭榭园林、文人逸士悠闲的生活。父亲仅仅是用铅笔临摹他的画，不用水墨丹青，竟然能画得形神兼备，让我不禁再次对父亲肃然起敬。

翻看完父亲临摹的画，我忍不住拿出手机，一幅幅拍了下来，然后上传到朋友圈里，并写下这样的几句话：在老家陪老父亲，看到老父亲在本子上用铅笔画的山水、花鸟、人物，不禁感慨万千，如果当年父亲能有条件上学、读书、学画，会怎么样？

我轻轻合上本子，问父亲：“您咋又想起来画画了？”父亲“嘿嘿”笑了笑说：“好多年没画过画了，这不是在家除了照料你妈，也没别的事，随便看看书，有时就画上几笔。”

我的鼻子突然有点发酸，父亲确实好多年没画过画了，我在家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画画。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跟我谈古论今，上起东周列国，下至明清民国，聊得起劲的时候，他总是满面红光，声音能传出老远。有时候我陪他听评书，讲的是《明英烈》，他还考我“朱棣为什么要把皇位传给他有残疾大儿子而不传给看起来更有才能的二儿子”，幸亏我历史知识还算丰富，便回答说：“因为他孙子呗！”父亲露出满意的笑容：“中，到底是我儿子？”父亲还很喜欢让我们陪他打扑克牌，打牌的时候不管输赢，都显得非常开心。大概只有在我们都上班去后，就像他说的那样才随便翻翻书，结果翻出来一本《唐寅画集》，于是来了兴致，找出以前儿子上小学时用的铅笔头和本子，照着画了起来。看来，这些画，应该是父亲打发无聊时光的作品吧？

朋友们对父亲的铅笔画评论已经好几十条了，赞叹有之，敬佩有之，更多的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这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农民，且是患过脑梗的老农民画的。可我心里，更多的却是惭愧，毕竟，父亲的铅笔画里透露出来的更多是孤独，他虽然性格开朗，但最需要的，还是亲人的陪伴啊！

父亲是我的骄傲

■温媛媛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一座大大的院子。推开临街院落的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一排整齐的竹子，竹子后面有一面高高的墙，四周被父亲种满了花草。顺着迎面墙左侧的小路往里走，右边是冬青树，前面是干枝梅，挨着正对路的厨房旁边则是一棵大大的枣树。每到枣子成熟的季节，整个胡同的邻居都去我们家摘枣吃，有的还提着篮子，拾得满满一篮红红的大枣，边走边吃，开开心心回家去。年轻时的父亲不仅喜欢养花种草，对邻居们大方慷慨，最大的爱好还有钓鱼、养狗、养猫。

父亲迷上钓鱼是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他刚刚被组织上分配到离漯河七十多公里的周口上班，有一个当时人人都羡慕的“铁饭碗”工作——火车司机。火车上承载的一个个鲜活生命给父亲带来神圣感的同时，更多的是身为“火车头”的责任和压力。那个年代的火车是蒸汽火车，父亲身为一名司机，他虽然不用干添煤送碳的体力活，夏天的时候却也是考验他不怕吃苦受累精神的时候，那么热的天，那么火红火红的炉膛置于身旁……于是，身为单身汉的父亲每每赶上休息日就拿起一根竹竿，雷打不动地坐在河边，聚精会神钓鱼解压，修身养性。

父亲喜欢养狗，但自从经过多次训练、我们家第一只、也是唯一一只小黄狗跑丢后，父亲再没养过狗。父亲说：“狗最通人性，养久了，心中有了感情，丢了，终归会心痛。”

家里陆陆续续养过很多只猫，父亲养猫也是极有耐心。印象中，我看到最和谐的画面，就是冬日里父亲躺在沙发上打盹，猫咪懒洋洋地蜷在父亲脚边给他暖脚。

父亲的爱心、耐心更体验在对年迈奶奶的知行合一上。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奶奶已经患了心脑血管疾病后遗症，不会说话，走路也不是很利落。那个时候，父亲下班回家途中肯定给奶奶买香蕉和鸡蛋糕，因为奶奶不经常运动，香蕉可以防止便秘。

有一年夏天，我刚进家门，就看到奶奶坐在大铁盆里，父亲正用毛巾为她轻轻擦拭身子，那神情、那小心，仿佛对待孩童时代的我，父亲的形象瞬间高大神圣起来。平日照顾奶奶的脏活累活，父亲都是默默干完。他的一句话，我清楚地记到现在：“自己的爹娘，肯定要自己孝敬，这个责任没理由推给别人，即便是亲人，是夫妻，别人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父亲特别爱跟我和母亲讲他的过去，尤其是多喝一点酒的时候，他就会拉着我说：“来来来，闺女，喷喷，喷喷。”我往往就会跑到父亲母亲的卧室往他俩脚边一歪，半坐半躺，听他如数家珍。

现在的父亲和母亲，帮助我带大大女儿之后，又在帮助我照顾二女儿，无怨无悔。我又想起二胎产假即将结束时，父亲在一个深夜和我的谈话：“年轻人，还是要走出去，不应该长期待在家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路，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路，做人就要有所追求，你安心上班吧！家里有我和你妈，孩子不用操心。”父母没有帮我们看孩子的义务，他们有权利对自己的生活加以规划，乐享生活。但是，为了能让我们安心工作，他们甘愿做出牺牲。试问我们自己：未来如果有一天，生活给我们同样的选择题时，我们该如何选择呢？

我永远敬重平凡朴实却又厚道豁达的父亲，并以他为荣！

满庭芳里的心灵之约

苏漫老师倾情讲述。

■文/陈思盈　图/马艾晨

6月16日，端午的粽香伴着书香、墨香，回荡在一个名叫“满庭芳”的雅致之所，这里，水韵沙澧读书会与热爱文学、热爱写作、热爱读书的人们，有一个关于科幻、考古、文学和读书的心灵之约。

看，精神矍铄的刘西淼老师、王云英老师来了，清雅睿智的于建华老师、乔保国老师来了，温婉端庄的诗人朱红蕾、作家梅丹丽来了，淡然从容的沙澧写手邢俊霞、文学爱好者温媛媛来了，质朴敦厚的农民作家邢德安来了，善解人意的教师柴奇伟、李玲、周福玲来了，还有带着孩子的家长们也来了……从“40后”“50后”到“60后”“70后”，从“80后”“90后”到“00后”，大家一起来聆听一个关于用文学来展示考古、表现考古、关注考古的宏大故事。这个故事，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南博物院研究员、考古学者苏漫老师来编织、讲述。

近年来，关于盗墓类的影视剧热播，一些人就认为盗墓无非就是挖别人的坟墓，然后将里面的宝物都拿出来，特别潇洒特别充满英雄色彩。而实际上，两者相差太大。考古工作都是从田野发掘做起的，都是老老实实从探方做起的，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风刮日晒，很辛苦，并不像盗墓者整天跑这跑那寻宝。苏漫说，自己写一些关于考古的作品，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正确地了解考古工作，让更多的人知道考古工作的艰辛、曲折和发掘过程中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苏漫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苏金伞是我国五四新文学以来最杰出、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他是一位铁骨铮铮、敢于抗争的人民诗人，诗作素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强大的文学力量，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苏漫说，父亲的一生活得铁骨铮铮、跌宕起伏，曾任河南省文联第一任主席，他以诗为业、以诗为命，自言“三生修来是诗人”，诗是他的寄托和价值所在，诗给他带来了欢愉和荣誉，也给他带来了痛苦与灾难，但他无怨无悔，相伴终生。当被问及怎么看待苏金伞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时，苏漫老师说，很多人都对父亲有过很高的评价，相信中国文学史上一定会有苏金伞一笔。

是的，记得本次活动预告刚发出来时，闻听苏金伞先生的女儿要来读书会做客，漯河日报社副总编辑李国华先生曾说，他上大学的时候，狂热地喜欢苏金伞的诗，他的很多同学都在笔记本上抄苏金伞先生的诗，并朗诵苏金伞先生的诗。

是的，他的诗，一直活在我们的心中，他的文字，一直铭记在我们心中，这就是他的文字的力量吧？这就是他文学价值的最好体现吧？

记得苏漫在散文《做一棵有思想的树》中曾这样写道：父亲说：“书是无声的力量，能够助你攀登上一个又一个的高峰。把时间放在读书上，价值回报远高于一切。”满怀希望的阅读，是一种幸福的享受，是无形的人生财富。这是一位父亲送给女儿的关于读书的箴言，从此也成为女儿成长路上的指路明灯。

从读别人的书到自己写的书被人捧读，角色转换和心路历程是五味杂陈的。最近，苏漫的新书《太阳部落两万年》正式出版。这是一部关于考古的传奇故事，题材宏大，视角新颖，也是对人类成长史的思考探索。作品在给人带来震撼冲击的同时，也严肃深刻地探讨了人类生存和现实社会中的若干问题：人类成长的历程、对命运的把握以及爱情的力量等。

关于写长篇小说，苏漫说，怎样用小说来精彩反映这一时期的故事，让故事充满神奇的力量，并且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传播出去，这就意味着必须突破一般小说的体裁限制，另辟蹊径，走前人未曾走过的路。科幻小说不同于其他小说，作家可以摒弃一些世俗的禁锢，任想象力放纵、再放纵，并发挥到了极致，可以给读者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甚至是一个未曾想象过的全新世界。科幻小说相对于某些小说类型更具有魅力，而这种魅力的来源，则恰好是小说中那全新的世界，是作者那不同凡响的想象力创造的杰作。想象力与创造力能够赋予作品旺盛的生命力，能够调动阅读欲望。那么，想象力与创造力来自哪里？不可否认，这是一种天生的才能，来自杰出的悟性，也来自阅读量，大量阅读世界优秀作品，融合世界先进文化，能够改变我们的知识结构，充分丰富我们的想象力。

当读者问到该如何进行长篇小说写作时，特邀嘉宾、河南省网络文学学会副会长、《大河报》主任编辑李啸老师这样说：“一是要写自己熟悉的素材，二是要衡量自己是否有驾驭写长篇小说的能力，三是如果还没有写长篇的能力，那就从写短篇、中篇开始，打好基础。”是的，写作是一个苦差事，容不得半点马虎和应付。很多初学者往往刚开始就想一鸣惊人，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真正的写作，是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的，要想写出理想的作品，就得深入人民，扎根基层，不能闭门造车，凭空想象，要有生活基础。

有读者曾问：两万年前和两万年后的人，有什么共同点？

苏漫老师说，无论处于什么时代，我们都是中华大地上的中华儿女。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相同点，那么，应该就是人类从直立行走以来，那种对善良、美好、和平的真诚向往与追求。

是的，无论时空怎么转变，无论岁月怎么流转，文学的力量是无穷的，文学也是没有界限的，只要你心存善良、美好，只要心中有梦，无论你从事何种工作，它都会给你美好的回应。

认真聆听的水韵沙澧读书会会员们。

■心灵感悟

读苏漫

■乔保国

说起考古，我是门外汉，但对了解埋藏于泥土里的人文历史，感知人类社会前行的每一个足音，窥探先祖带有神秘色彩的种种事实真相，我是充满了好奇和浓厚兴趣的。而苏漫女士在从事考古工作的同时，还用生动传神的文笔将考古学家的考古活动记述下来，远比我对史实的探知、思考与领悟显得深厚、博远、丰富，也是一项难能可贵且极具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光荣事业。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人文科学。简单地说，考古学就是根据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科学。这些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大多埋藏于地下。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发掘、鉴定、修复、维护、分类等复杂工作，完成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正确认知和科学判断。苏漫女士通过自己的实践告诉我们，从事考古方面的研究和写作，绝不是枯燥地介绍发掘的过程和结论，而是围绕每项重大发现，善于用文学的语言、富有感情的笔触，将相关民间传说、历史典籍中的记载与学者的研究成果穿插糅合在一起，完美地呈现给世人。

苏漫说，因为选择了考古学及写作，就等于选择了寂寞和孤独。她需要把自己埋在故纸堆里阅读大量古籍，包括文史哲和考古学家的著作，力求使考古研究少走弯路。她还需要执著，因为只有执著，才能“疑古、考古、释古”，让自己变得深刻和渊博。她需要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作为河南博物院的研究员，职业决定了她必须常年不断地东奔西跑、风餐露宿、旷野为家。“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捡破烂的，仔细看却是搞考古勘探的。”这些调侃，正是她生活与工作的一个侧影。她需要经常看一些鉴宝节目甚至到文物市场逛一逛，以扩大自己的考古视野，丰富自己的知识。她还需要耐得清贫，考古没有“钱途”，成不了大款，但她选择了成为一个学者。苏漫给自己确定了人生的方向和坐标。“石蕴玉而山辉，水藏珠而川媚。”所以，考古成就了她，使她成为一位在考古领域独领风骚、自成一格、颇具名气的作家。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苏漫祖籍睢县，我也是睢县人，和她是老乡。也许是睢县的古风古韵氤氲了她，所以她才对考古事业爱得如此深沉。期盼她有机会能多关注一下自己的老家，希望她在考古研究的路上走得更宽更远，同时，期盼更多华夏儿女都能像她那样，热心关注和努力发掘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化的血脉代代相传，不断放射出耀眼的光华。